

走訪如學禪師派下寺院系列(一)

繁華塵囂中的淨土——法光寺

／釋照欣採訪・整理

法光寺及禪得法師簡介

台北法光寺於民國五十年，舉行大雄寶殿落成暨佛像安座大典。由第一代開山住持如學禪師所創建，現任住持為第二代住持禪得法師。

禪得法師於民國二十六年生，台灣省嘉義縣人。十多歲時於南投碧山岩出家，於基隆海會寺受具足戒，新竹一同寺女眾佛學院畢業，後赴香港就讀珠海學院（珠海大學的前身）文史系畢業。如學禪師上生後，承襲法脈繼承住持寺務。

編輯室語：

本期開始將系列介紹如學禪師派下及其分支所屬寺院，首先介紹的是由如學禪師自民國四十八年中部八七水災後，南投碧山岩寺受到重創，在全體寺眾及信徒的支持下北上創建的法光寺。位處台北繁華市區中，交通便利，在塵囂熱惱中提供人們心靈慰藉之處，可說是紅塵中的淨土，為了能讓讀者了解，以下就是本刊記者專訪現任住持—禪得法師的內容。

問：貴寺在台灣佛教的傳承上，屬何法脈？

答：是這樣的。我師父如學上人是歸依新竹一同寺開山祖師玄深長老尼，也就是我的師公，她歸依法雲寺弘道師太爲師，弘師是妙果師太的弟子，而妙果師太是法雲寺第二代住持，其第一代開山祖師是覺力禪師，所以在法雲寺的法脈中，我們算是很晚輩了。

覺力禪師是屬禪宗的曹洞宗，而我師父留日時受澤木興道禪師指導，傳承其法，也是曹洞宗，所以我們師父所教的是曹洞宗的禪法，溯其本源我們是屬法雲寺法脈的。

問：台北法光寺的創建及發展經過

答：自從八七水災後，碧山岩被沖毀，在草屯鄭高明居士的慷慨相助下，提供住所約半年時間，後來應師父的友人及信徒的邀請下，遂決定北上購地以賡續弘揚

如來法業。

當時這裏四周都是農田，根據農民的說法此地是傾倒垃圾之處，他們叫它為「垃圾地」。師父當時因為欠缺經費，所以只好購買這塊所謂的「垃圾地」作為現今寺址。當時也是分批購買，並不是一下子就能購足。想不到當年的荒蕪之地如今卻成黃金地段，很多人要來買我們寺地，請我們搬遷呢！

師父帶著我們北上，幸有平光寺玄願長老尼慈悲，允我等暫居寺中。後來我們隨即開始困苦的創寺過程，說來實在是備感艱辛，一連串的難關等著我們。我們先臨時搭建寮房，除了工程浩繁外，大家分工合作，有的留守寺內監看工程，其餘的都外出誦經居多。當時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有收入以建寺，誦經可是從沒停過，一天好幾場，去喪家或是殯儀館都有，白天誦經，有時晚上或半夜也出門，就發生過邊敲木魚而險些掉下的趣事。

在大家的努力下，民國五十年佛殿落成後，除了誦經外，我們法光寺還有一項特色就是「辦桌」以獲得更多的收入。當時物質缺乏，更別說有人發心供養護持，所以藉由此種方法以獲取建寺的費用。我們有時一天辦好幾桌，最高記錄是一百桌。沒去誦經時，除了既有的執事外，我們還需出坡做醬菜和辦桌用的素材，我們法光寺的辦桌菜色是很有名的。就這樣過了六、七年，寮房陸續建造完工，法光寺才有今日的規模。而法光寺的寺名何來？因為當時附近的人士有看到此地晚上會發光，且有數次之多，當地居民甚是奇怪，不久就是師父被介紹前來看地，因此才會取此名稱。

問：如學禪師當時又是如何推行法務？

答：我們除了每月固定的例行法會外，大家都是從早忙到晚，早上四點半就起板作早課，每人固定都要做自己的執事，兩人一組，不敢偷懶。有時一早就忙著要出去誦經，兩邊趕場是常有的事。在工作之餘，師父也不忘弟子們的教育，常延請法師舉辦「佛學講座」和「坐禪會」指導僧俗兩眾共修。再來就是辦桌，我的師兄禪聞法師當時是典座寮長，我們因根本沒經費，所以她負責大寮，常常辛苦掌廚，大家同心合力希望多獲得經費。這也是早期我們從艱難中脫困的方法。

問：法師在何機緣下出家？又與什麼法門相應？

答：〈說到出家的因緣，法師展現天真的笑容〉說到當初會出家根本不是想了脫生死而出家，而是因喜歡看武俠小說而想要出家學武功。（很有趣的理由）我並沒有專修任一法門，早期喜歡禪坐，在佛學院時期常常自己打坐，可是後來因為身體狀況不允許，而就以唸佛為主，現在我都有規定自己一天唸多少佛號，利用時間就唸，修積往生西方的資糧，我修行過程大致是如此。

問：在碧山岩時期及北上後創建法光寺是一大轉捩點，這中間的變化

過程如何？

答：在碧山岩時期，我深深地為其嚴謹的道風所吸引，而毅然離開俗家選擇到南投出家，又喜歡住山上，所以在中部時，日子雖苦，可是精神生活的充實是不可言喻的，師兄弟們聚會時，談起這段往事，大家都無限的懷念。

當時我們都趁農人在採收稻子時跟他們化緣稻穀，才有飯吃，寺裏三十餘人幾乎都出動，做完執事就出門。早出晚歸，對我們這些年輕的女子來說實在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有些好心的會給我們稻穀，還會告訴我們哪些地方我們可以去化緣，有些沒信心的農民就故意折難我們，說到此我就想起以往在碧山岩時期的生活。

我師父管我們很嚴，我們都很守規矩，深怕被責備。師兄弟感情很好，師兄帶師弟，法器及唱唸都是師兄教我們，午後沒事時就上山自己找地方練習，拍打石頭自我練習，法會中是不允許打錯的，然後再找對手對打。那時食物缺乏，常常都是配醬菜就打發一頓，對還正值青春期的我們實在是吃不飽的。

北上後，因為有許多師兄決定自行留在中部發展，幸又有新進出家的師弟們加入。除了上述的生活之外，民國六十幾年時還曾禮聘前香港宗觀寺住持覺光長老來指導我們舉辦佛七，因此奠定我們法光寺一年一度舉行最大的「藥師佛七法會」的根基。

問：台北法光寺曾創風氣之先，請說明有哪些創舉？

答：我師父的頭腦永遠走在時代的前端，早在民國五十六年，為了想以後創辦學校，因此就先創立補習班，師父的宗旨是要回饋社會，所以我們向教育局申辦「法光英日語補習班」，在當時可謂少數之舉。我師父擔任日文教學，英文則延聘教師授課，學員不必繳費，只需付書籍費，至今仍是如此。之後還開辦講經、梵唄、插花班、國畫班……等，後來別的佛寺才陸續效法，藉著舉辦各種活動度眾，像我自香港回來後，就是擔任講經及梵唄的教學。

問：如學禪師是如何的培育弟子呢？法師您是留學香港，可否談談您在香港的留學生涯？

答：師父一生中最重視教育工作，對弟子們的教育毫不鬆懈，碧山岩時期就延聘漢文老師來教育我們。到台北後我們有好幾位師兄弟都是利用夜間去唸補校，彌補當年失學之苦。但師父嚴格絕不容許弟子們因唸書而忽略常住的事，我們常常因辦桌或外出誦經結束後，就急忙背起書包趕往學校，上課時，常會因疲憊而睡著了。每天都要十一二點才熄燈安歇，早課絕不可輕易遲到或早退。

當時師父並陸續安排弟子們出外求學，有的派往日本、香港等地，接受更高深教育的薰陶，我也在師父的鼓勵下飛往香港接受大學教育。去香港前，當時正

逢新竹一同寺開辦佛學院，師父和我們師兄弟數位，大家一起前往上課，印順長老當時就是我們的院長，印老說話的腔調我聽不懂，剛開始吃了不少苦頭，而後埋首苦讀才漸適應佛學院的課程。

到香港後，受到覺光長老親切的照顧，至今我還很感謝他老人家。師父給我二萬元台幣支付學費，當時港幣對台幣的匯率是 1:86，可想而知能兌換的不多。香港人早餐都是吃很稀的稀飯和炒米粉，而且他們吃不多，我借居其間不好意思多逗留，匆匆吃完就去上課，走到山坡下，肚子又餓了。有時整天上課，中午就以開水或麵包裹腹，晚上回得晚，廚房早休息了，就泡麵充飢，又捨不得整泡泡，分兩次泡可節省乾糧，比起現在的豐裕，真有天壤之別。我剛開始聽不懂廣東話，好久才適應，寒暑假回台又投入繁忙的工作，常常都是在開學前一刻才飛抵香港繼續我的學業。

問：如學禪師向來注重教育，晚年創辦法光佛研所，積極推動國內佛學研究。法光寺又是扮演怎樣的角色？

答：師父在晚年時，本打算將原先是菜園的土地開闢幼稚園，後來因緣巧合下認識恆清法師，邀聘為第一任佛研所的所長，培育佛教高等教育人才。在十多年前，除了中華佛研所之外，就屬法光佛研所開其先鋒，師父投入大量心力，從設計、監工、巡視……常事必躬親去處理。

這是她老人家此生中最大的願望，做弟子的也就盡力配合。師父曾說過：「教育工作吃力不討好，見樹不見林，但是這份百年大計還是要有人去做。現在由在家人先教育出家人，等出家人學成，就有屬於我們僧伽的高等佛學人才，這樣才能提升出家人的素質」。基於此我們投入全部心力去執行這個使命，最近早先第一、二屆數位校友都傳回捷報，得到博士學位而陸續為佛學研究效命，師父若還在世的話，一定很欣慰的。

我們法光寺跟佛研所可謂生命共同體，除了輔助支援佛研所外，還有南投碧山岩寺、五股智光禪寺、美國法光寺及其他董事們每年提供佛研所開銷，吃的方面由本寺供應，所以常住師父都很辛苦的為扶持佛研所而努力。

問：對於現代化的來臨，佛教也呈現轉型變化，貴寺又是如何因應？

法師有何要開示我們的呢？

答：現在時代變遷太快，人心也一直求變，但是別忘記一點就是「真理」永遠是不變，否則世尊所說的法為何還能流傳於世呢？

所謂「勇猛心易發，精進心難持」，人因缺乏持續的毅力，沒多久就打退堂鼓，是過往的習氣所致，這是沒辦法的事。要求新求變才能吸引信眾，反而忽略了根本，只做表面的更換而已。師父常說句「時、所、位」，這句話字雖少，蘊

含的道理卻是到哪都受用。什麼時候該做何事？場所為何？是家庭、學校、還是什麼位置場合？你所處的身份又為何？三項配合，常常提醒自己，自然就能安身立命，明白清楚地過日子，這是學佛修行的根本之道。有些信眾信佛只重外在變化的功夫，對切身的安身立命問題卻沒去關心，這種捨本逐末的功夫要希求得證悟，豈不等於是緣木求魚？所以我覺得要固其根本才是最切實的。

結語：

採訪至此，讓筆者更認識台北法光寺及如學禪師的高瞻遠矚，一生重視僧伽教育，教化育人，覺前人所未覺之處，為後輩開啓光明大道。也深為禪得法師的毅力及刻苦奮鬥的精神所感動，始終秉持當初出家的精神，堪做我們後輩學習的典範，也在愉悅氣氛中結束我的首站訪問。

